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伦敦塔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西部长篇小说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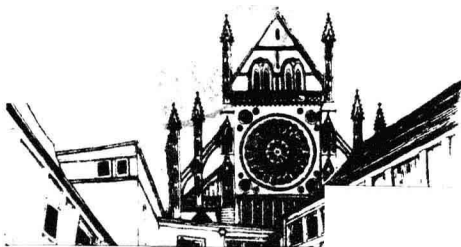


主编：刘以林

伦敦塔

著者：〔英〕威利亚姆·哈里逊·维布朗

译编：李 锋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殂，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作者威利亚姆·哈里逊·维布朗
(1805~1881)代表作有《年轻的牧羊人》、《伦敦的大火和疾病》等等。

本故事是根据英国史上的大悲剧写成的。一位善良、纯洁的 16 岁少女洁茵，夹杂在公公和丈夫的野心、贵族们的争执以及宗教革命的漩涡里，度过了她短暂而又不幸的一生。

伦敦塔

气势雄伟、历史悠久的伦敦塔——坐落于贯穿伦敦市中心的泰晤士河边。凡是到此地游览的人们，没有不到伦敦塔参观的。

伦敦塔是由古老而庞大的 13 座塔凑在一起组成的，所以城墙内，塔尖重重叠叠，高入云霄。

每一座塔，都有名称，例如：白塔、盐之塔、宝符室、鲜血之塔、逆贼门等等。

它的四周围绕着很高的正五角形双重砖墙。经过了将近千年的岁月，受到长久的风吹雨打及日晒，墙上早已爬满了青苔。

如同玩具小兵似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卫兵们，着装富有古老情调：戴着黑色绒布做成的长长的像烟囱似的帽子，穿着一套鲜红的绒布军服，再配上闪闪发亮的纽扣。这种装扮在伦敦是很有名的。

但是，当那些卫兵手中拿着说明书，嘴上喃喃念着“鲜血之塔、逆贼门……”时，不由得使人的脑际浮出血腥的印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伦敦塔——是一个城，在迎击敌人时，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翻开古老的历史，罗马英雄琉里亚斯·希塞攻进英国之后，就在此地筑起城来。这就是伦敦塔的起源。

大约 500 年间，代代国王都住在这塔里，天天过着豪华的生活。

可是，后来伦敦塔却成为“夺命监狱”，专门监禁政治犯。

那些政治犯被押上小船，沿着泰晤士河，通过一个叫“逆贼”的水门，再被送进伦敦塔里。

无论是谁，只要通过了这个人称“逆贼门”的水门，就绝不可能再活着从这个门出来，因此，人们对于这个水门，心理上都有一种死亡的恐惧感。

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在伦敦塔里被处刑。现在还保留着的 13 座塔里，虽然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可是塔里的每一处都渗透着那些人的血和泪。

其中最有名的事件，应该算是围绕着洁茵女王的一个悲惨故事。在当时的英国，若要论智慧、漂亮和气质，没有一个比得上洁茵小姐的……但是，却有一连串令人鼻酸的大悲剧，以伦敦塔为

中心，始终围绕着这位不满 20 岁的少女。

那是发生在公元 1553 年，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事了。

公爵的密使

位于伦敦塔中的白塔三楼里，正坐着一位身穿紫色绒布衣服，年约四十五六岁的男子。他的两眼炯炯有神，短短的黑胡子，像割剩下的稻草一般，全身散布着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和威严。而且脸上不时浮现出冷淡、刻薄、精明的笑容，原来他就是当时的国王爱德华六世宫中最有势力的洛杉蔓公爵。

他有今天的地位和势力，并非不费吹灰之力取得的。7 年前，前任国王亨利八世去世的时候，留下年仅 10 岁的爱德华王子和玛丽、伊丽莎白两位公主。

两位公主的年纪虽比王子大，但是依照传统，

仍由爱德华继承王位，称为爱德华六世。年幼的王子无法掌理国政，因此由苏麦辛公爵摄政，代行政权。而洛杉蔓公爵就诬陷说苏麦辛公爵企图叛变，将苏麦辛公爵监禁在伦敦塔里，最后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从此，洛杉蔓公爵就以辅佐幼主为借口，独揽大权。

这位平常总是威风凛凛的公爵，今天却满脸不悦，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正在等自己的两位心腹——青年骑士拉努纳和亨利。摄政的洛杉蔓公爵叫他们去暗杀玛丽公主——前任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现任国王爱德华六世的姐姐。因为国王病势沉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若国王有什么不幸，王位就得由玛丽公主继承。而国王说过，无论如何，绝不能把王位让给信仰旧教的玛丽公主。新教和旧教区分敌我，造成许多血腥事件。

两位骑士向洛杉蔓公爵保证一定完成任务后就立刻离开了。

国王驾崩

接着，洛杉蔓公爵走出房间，参加在大厅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

因国王爱德华六世年幼，所以碰到政治上有重大问题时，便由 12 名议员所组成的会议来决定。

位居议长之席的洛杉蔓公爵，一边环视出席的人，一边说：“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非跟各位商量不可。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希望各位能够保密。”

议员们相视了一下，对于现在所要讨论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最后大家的视线又落在公爵身上。

“国王陛下的病情，已经是危在旦夕了，作为臣民的我们，不用说，都衷心地祈求神保佑国王，使他很快能够痊愈。但是，万一陛下发生不幸，王

位应由谁来继承呢？我认为这件事，现在非决定不可。”

公爵看了大家一下，又说：“关于这件事，希望各位能够提出一些意见。”

但是谁也不敢先开口，因为这个深具野心的公爵究竟有何居心，谁也不知道。如果贸然把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也许会惹来一身祸。可见在这种时代里，大多数人都懂得如何来“明哲保身”。

“国王陛下的意思如何呢？请你先说明一下。”库拉玛主教说。

“我也这么想。”

“这是最重要的。”

议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主教的提议。公爵听了，嘴角浮出微笑，说：“各位既然这么讲，那我就先发表陛下早就立好的遗嘱。在座的诸位，假如都在这遗嘱上签字，就会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国王陛下是希望把王位让给洁茵·肯磊小姐……”

“洁茵小姐？”

“洁茵·肯磊？”

在座的议员不觉纷纷站立起来，彼此交头接耳地谈论着。这个名字会变成这里所要谈论的问

题，实在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当然，洁茵小姐也具有英国王家的血统，和现在的国王爱德华是表兄妹关系。但是，对国王来说，还有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姐姐，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王位让给洁茵小姐。

于是，议员们很快看出了公爵的阴谋。因为年仅16岁的洁茵小姐，最近刚和洛杉蔓公爵的儿子勒特雷结婚。如果洁茵小姐登上了女王的宝座，随后，勒特雷就可能会成为国王。这样一来，洛杉蔓公爵的权势，不就会更大？

“怎么啦？各位默默不语，好像是无言的抗议，是不是大家都反对？”

公爵叫人心寒的眼光，扫过在场的人。

“不错，我反对。”突然，库拉玛主教站起来说话了。一语未毕，公爵随手拿起桌上的铃，摇了几下。这时，后门被推开，十余名手持斧头的彪形大汉，很快地冲进来，整齐地排列着。

“是谁允许，他们竟敢跑进秘密会议室？”主教大吃一惊。

但是，公爵冷冷地说：“依照国王陛下的命令，对于反对在遗嘱上签字的人，将以谋反罪名处死，我看你们还是再仔细地考虑一下……”

主教和其他议员一样，在大斧头的威胁下，勉

强在遗书上签了字。

那天黄昏，得天花的爱德华六世，终于陷入最危急的状态，他的身旁除了把脉的医生、洛杉蔓公爵和库拉玛主教之外，没有其他人。

“公爵……公爵……”

“臣在！”公爵跪在床前。

“两位使者回来了吗？”

“还……还没回来。”

“太迟了……恐怕我快……”

“请陛下放心，那两位是伦敦塔里数一数二的剑客，必能顺利完成任务归来。”

主教不觉把脸转开。这位年轻的国王，在临终时，仍然如此憎恨、畏惧他的姐姐，他呻吟道：“如果姐姐登上王位，不知要做出多少恐怖的事来，这样，英国就会因而灭亡……为了神，为了英国，姐姐早点儿死就好了，但……”

爱德华国王的脸色开始变了，死神的阴影正笼罩在他的脸上。

“杀死姐姐！”话刚说完，国王的头就垂了下来。

“驾崩了。”靠在旁边把脉的医生，用颤抖的声音说。

“神啊！请把这可怜的灵魂迎向天空……”公

爵和主教都不知不觉地跪下，向神祈祷。

洁茵小姐

在离伦敦约数十里的普蓝特福旷野，有一栋特别显眼的纯白色建筑叫翕峨宫，那就是洁茵·肯磊小姐的寓邸。

在这个寓邸的花园里，遍地绿草如茵，青翠欲滴，万紫千红的花朵参差其间。一位美丽的少女，出神地盯着花朵上嬉耍的蝴蝶。她的年纪大概十五六岁。金黄色的秀发，像波浪般披在肩上；水汪汪的眼睛，像南国的晴空般清澈。偶尔，绽开红红的嘴唇，微微一笑，红润的双颊，也浮出浅浅的酒窝，再配上洁白的牙齿和颈上的珍珠项链，看起来真是美丽极了。这位气质脱俗的少女，就是洁茵小姐，她做梦也没想到会继承英国王位。

在她旁边的就是她的丈夫勒特雷——洛杉蔓公爵的儿子，他们在园里说笑着，忽然看见由几

十位骑士所护驾的两辆马车，匆匆驶入这栋寓所。

勒特雷从父亲不止一次派使者捎来的信中预感到，妻子洁茵，也许将要成为英国女王。

从马车上下来的是洛杉蔓公爵和库拉玛主教。他们一见到洁茵小姐，就恭恭敬敬地跪下行礼。

“我不是向儿媳妇行礼，而是向女王陛下致意。”洛杉蔓公爵恭敬地说道。

洁茵·肯磊怎么也不相信这意外的消息，以为他们在和自己开玩笑。

“这是真的，国王陛下已经去世，我们是赶来通报国王把王位传给洁茵小姐的遗嘱的。”主教也附和道。

“啊，神呀！”

洁茵用双手掩着苍白的脸，身体不断地摇晃，接着就完全瘫软在椅子上，昏了过去。

洁茵再次醒来的时候，双腿仍然发抖。

“如果那些话都是真的，那我只好认命了。不过，要我继承王位，是神和国王的旨意吗？”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不会这么慎重地来通知你。”主教很认真地回答。

“嗯，既是神的旨意，我只好负起这个责任，尽力而为。”

一位才 16 岁的少女能讲这样的话，确实是很了不起。

“主教，请一起来祷告，祈神保佑。”

主教跟在洁茵小姐的后面，静静地朝教堂走去。公爵用眼睛向走在他们两人背后的勒特雷示意。

“爸爸，有什么事吗？”

“这里不便说话。”

公爵把勒特雷叫到树叶茂密且四周无人的树阴下。

“你难道还不了解我的心意吗？”

“爸爸，什么事？”

“洁茵登上王位后，你应该把握机会，说服洁茵让你做国王，懂吗？”

对于这位野心勃勃的公爵来说，自己的儿子能否登上王位，比什么事都重要。

“我明白了。为了实现爸爸的愿望，也为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全力去说服洁茵。”

和父亲一样，勒特雷也怀有野心，眉飞色舞地说得口沫横飞，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爸爸，请您拭目以待。”

父子两人交会了一下目光，不禁相对大笑。

鲜血公主

那天傍晚，在伦敦西北 30 里的原诺齐卡姆镇，由远而近传来“咔哒，咔哒”木板摩擦和震动的声音，这是玛丽公主的车队。

突然有两位半蒙面孔的骑士追了上来，说有密信要递交给玛丽公主，当骑士接近玛丽公主的车子时，猛然拔出藏于怀中的匕首向玛丽公主刺来。混战之中，一位骑士被撩下了面纱，原来是洛杉蔓公爵的密使亨利，玛丽公主安然无恙，只是一位侍从小姐被刺死，随后从亚蓝铁伯爵那边赶来的急使告诉玛丽公主国王陛下已经去世，最高政治会议开会通过由洁茵小姐继承王位，如果此刻进入伦敦，恐怕会有危险。

后来亚蓝铁伯爵也来了，告诉玛丽洁茵小姐继承王位的消息千真万确。

“可恶，英国应该是我的。除我之外，谁也没